



LIE NING YU ZHI SHI FEN ZI

列宁

与知识分子

列宁与知识分子

陈寿朋 智 河 译
陈际衡 赵世英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呼和浩特

列 宁 与 知 识 分 子

陈 寿 朋 智 河 译
陈 际 衡 赵 世 英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土默特左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180 千

1987 年 9 月第一版 198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55 册

统一书号: 7089·461 每册: 1.15元

目 录

列宁和高尔基.....	扎克	1
在喀普里.....	..卡达耶夫	24
高尔基.....	费定	34
坚信理想.....	伊思巴赫	66
第一位人民演员.....	芭齐	90
奇才.....	赫依日尼亚克	110
雕塑家的精心杰作——列宁像.....		
.....	斯米尔诺瓦——拉克依琴娜	145
引力.....	里亚布契科夫	170
门铃响了.....	莎丰诺夫	186
卡卢卡的幻想家.....	瑟金	218
神交.....	穆萨托夫、里亚申科	236
满腔激情去探索.....	鲁契科	258
译后记.....		281

列宁和高尔基

柳鲍夫·扎克

高尔基炽烈地爱着列宁，并热情地赞扬他。

玛·费·安德烈也娃

二十世纪初，高尔基已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他不仅捍卫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者的利益，戳穿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道德及其反人道主义性，而且通过出色的艺术形象揭露了资产阶级妄图永远统治世界的荒谬性，指出这个阶级毫无前途而革命必然要爆发。他还歌颂了人民为革命胜利所创建的丰功伟绩。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回忆往事时写道：“想起进行地下活动的阴暗年代，高尔基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母亲》时，简直入了迷，还背诵不朽的诗篇《海燕之歌》。”

1905年以前，高尔基未有机会亲自和列宁会晤，但他们在俄国进步刊物上常常读到对方的文章，因为他们都为这些刊物撰稿。他们作为革命新一代的思想的主宰者，也常常一起出现在俄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心目中。

高尔基第一次听说有关弗·伊·乌里杨诺夫（图林）的情况是1896年春天，在萨马拉市。列宁是高尔基作品的热心读者，他不仅对这位迅速成长的新作家的创作很感兴

趣，而且关心这位作家的个人情况及其社会立场。

1899年4月底，列宁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说：“……一个很不错杂志！小说简直好极了，甚至比一切都好！”这是说的《生活》杂志。1899年1月到4月高尔基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基里尔卡》（摘自笔记）、《谈魔鬼》、《再谈魔鬼》、《福马·高尔杰耶夫》的头五章和《给阿·谢·苏沃林的公开信》。同年在这份杂志上还刊出了列宁的文章。杂志的十二月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表了《答涅日丹诺夫先生》，而阿历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发表了短篇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还是在1899年，高尔基完成了《福马·高尔杰耶夫》，列宁完成了驳斥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的经典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中，高尔基告诉读者，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俄国的主人，而不会是别的情况，但它不可能长期主宰俄国，因为它缺乏道德力量，缺乏健全的社会生活准则。革命的艺术家用战斗的政治家伸出了手。毫不奇怪，列宁喜欢这份杂志的小说栏，正是因为其中刊出了高尔基的这部中篇小说。

高尔基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和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由于高尔基在索尔莫沃工人中进行反政府的宣传，1901年4月17日遭到逮捕。

社会进步人士展开了斗争，要求释放高尔基。身患肺结核病的这位作家获释后，受到警察监视，后来又被驱逐出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反动当局决定将他流放到阿尔扎马斯。最后他好不容易才获准去克里米亚治病。高尔基离开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时，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举行了示威游行。这

是一次具有全俄意义的事件。列宁就此发表了《示威游行开始了》一文，他第一次在报刊上提到高尔基的名字，不仅对作家的天才，而且对这位天才的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11月7日下新城这次规模不大的然而成功的示威，是为了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送行而举行的。专制政府不经审讯，就把这位全欧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家乡。有一位在下新城示威游行时发表演说的人说得很对，这位作家的全部武器就是自由的言论。那位演说者代表俄国所有渴望光明和自由的人说：杀人强盗用对我们起不良影响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可是我们声明：这是良好的影响。”

可见，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就感到高尔基是这样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将和无产阶级在一起，并把自己的命运和俄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他的政党紧密地结合起来。

1902年10月高尔基和列宁的《火星报》取得联系，并准备给它提供各种帮助。《火星报》驻莫斯科代表“娜塔莎”（弗·古尔维奇—科热夫尼科娃）写信给列宁时谈到这一情况：“……我的同志大概已经把我们见到高尔基的情况告诉您了。……我们的会见几乎具有正式的性质……我非常高兴听到他说，他的全部好感只寄于我们方面……他认为只有《火星报》才是唯一值得尊敬的、有才气的和有意义的报纸，只有我们的组织才是最坚强最有气派的组织。”

高尔基对《火星报》曾提供帮助。在它分裂后，高尔基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这时看来尚未建立高尔基和列宁之间的个人联系。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但实际上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而且正在发展、巩固。通过党的

工作者，列宁和在俄国的阿历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保持着联系。

1904年11月，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写信告诉弗·伊·列宁说：她“见到了‘字母’（高尔基），向他介绍了意见分歧的情况。他完全同情多数派。他说：‘打倒将军们！’他认为代表大会是必要的，至于说机关报，他同意承担一部分……”后来又有另一封信寄来日内瓦：“‘字母’将立即提供三千卢布作出版机关报之用，并答应今后不断提供，如果可以确信这份机关报不搞无谓的论战的话。”差不多同时，高尔基将第一张七千卢布的支票交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请他转寄给在日内瓦的列宁，专供出版《前进报》之用。高尔基在为实现列宁的计划而努力，并积极完成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但当时他和列宁连一次面也还没有见过，也未正式入党。

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在给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的信中说：“这几天我同我们的小说家（高尔基）谈了许多，我们常收到他的钱。他彻底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并非常关心我们的境遇……需要让‘老头儿’（列宁）同他建立个人通信联系。他对我声明说，他把‘老头儿’当作唯一的政治领袖。因此，我在此地就容易利用他的这一态度。请用个人通信的办法巩固他的这种情绪。”

可惜通信联系并未实现。1905年1月9日在彼得堡发生了枪杀工人事件。高尔基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为此他起草了《致俄国社会舆论界书》，不久他在里加被捕。马·马·李维诺夫把这件事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在从里加去彼得堡的途中写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在和我坐的

同一节车厢里，宪兵正把高尔基解往彼得堡。他昨天早晨才从彼得堡回来。”

革命在发展，镇压并不能阻止人民愤怒的不断高涨的浪潮……

1905年1月11日德国的《福斯报》刊出了一则短讯：高尔基在里加被捕，因此开始了大学生的骚乱。列宁抄下了这条消息，并在《前进报》上发表了《特列波夫执掌大权》一文，在这里列宁把逮捕高尔基和其他人士首先视为政治事件，它说明沙皇专制的张惶失措、怯懦无能和残忍粗暴。

在1905年革命十分紧张的气氛下，在国外召开了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制定了革命的策略。在这沸腾的时代，列宁想起了高尔基，想知道他对各种事件的态度。

大会开幕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来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代表斯特罗耶夫（瓦·阿·杰斯尼茨基）提出一连串有关高尔基的问题：“他在做什么？对党的态度怎样？是否参加地方党组织的文学工作？”列宁听了对方的回答后，说道：“高尔基跟我们站在一起，这非常、非常之好。高尔基是一位真正的革命作家，他的天才巨大无比，他不发牢骚，不喜欢知识分子的那股酸味。这也很好。”

“您理解吗，这是多么重要，”列宁反复解释说：“向着我们，向着革命事业，向着工人阶级，来了一位大艺术家。”

列宁首先把高尔基看成一位接近无产阶级并用他的天才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艺术家，列宁非常珍视这样的天才。

1905年高尔基保释出狱，全力投入革命事业，成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为党筹措资金，组织《新生活报》。列宁回到俄国后，参加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

现在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处在革命事件的中心莫斯科，这时他入了党。

1905年11月27日，在《新生活报》编辑部，高尔基和列宁第一次见面了。

“马克西姆·高尔基到彼得堡去的时候，通常是住在出版商康斯坦丁·皮亚特尼茨基的家里，在那儿有他两间小小的房间。”玛·费·安德烈也娃回忆说：“1905年11月，我们终于决定到彼得堡去，还在旅途中，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就对我说，下车后我们先到《新生活报》编辑部，然后再从那里到皮亚特尼茨基家去，省得引起监视皮亚特尼茨基家的人注意，也免得让他们盯我们的梢。我们的行李被前来迎接我们的亲友带走了，而我和高尔基就径直到了离车站不远的涅瓦大街的编辑部去了。

“就在这里，高尔基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初次相识。

“我还记得，当时列宁从一间里屋里迎着我们走出来，迅速地走到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跟前。他俩久久地紧握着手。列宁高兴地笑着，而高尔基却非常惶惑不安，象往常处在这种场合的情况一样，他总想讲得庄重些，竭力用一种低沉的声调不断重复着：

“‘啊，原来您是这样的……好，好！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当我们到了皮亚特尼茨基家之后，过了很久，阿列克

塞·马克西莫维奇还对我说：

“‘是啊！……你瞧，咱们俩交了什么好运了……真的，他真好，是吧？’

“我当然立刻就猜到了他指的是谁，可是我有心想逗逗他，便故意问道：

“‘你指谁呀？’

“‘谁？唔！当然是指列宁嘛！他多好啊！……’”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知道，他去彼得堡是参加一个专门的会议。关于这一点，后来他亲笔写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信中提到：“……我和瓦·阿·杰斯尼茨基被列·波·克拉辛从莫斯科叫去，给弗·伊里奇、彼·彼·鲁勉采夫、克拉辛谈了莫斯科工人的情绪。”

同时在高尔基的住所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彼·彼·鲁勉采夫，还有马·高尔基和瓦·阿·杰斯尼茨基出席了会议。

“高尔基谈了许多关于莫斯科的局势和情绪、鲍曼的葬礼、黑帮、武装工人和学生、知识分子的情绪等情况，还形象地描绘了街头情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倾听他的话，象平时一样，那些能给人以关于现实情况的鲜明而直接的印象的小事、具体的细节、事实、话语等特别使他感兴趣。在这里他首次了解到高尔基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并且从第一次起就评价说，高尔基对人和事的观察及其所作的结论，有着巨大的意义。”

列宁和高尔基在彼得堡会见后，他们之间事务上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他们的名字在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同一种报

刊上愈来愈频繁地并列在一起。

1905——1906年间高尔基写的各种文艺作品、政论文章的题材是来自个人的生活经验、亲身的体验和思考。但这些题材几乎都没有越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报刊就同一个或相近的问题发表的言论范围。

列宁赞许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当这篇文章受到反动的政治家、立宪民主党人尼·别尔嘉也夫攻击时，弗·伊·列宁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文中对这位立宪民主党人进行了反驳和嘲笑。

高尔基了解，1905年武装起义的失败并不是斗争的结束。在《尼古拉·希米特的事业》一文中，他写道：“但革命并未被扑灭，它也不会被扑灭。”

“对火焰来说，有时必须让烟来遮住自己，在烟中隐藏起自己威严的面孔。但隐藏不是要在烟中熄灭，而仅仅是为了积蓄全部力量重新燃起，包围一切，焚毁一切。”

这种思想在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中都得到了艺术体现。剧中女演员塔吉雅娜·卢戈娃雅看见遭到失败的工人们表现得如此英勇，因此她深信：“这些人一定会胜利的。”《母亲》中的女主人公，倍受折磨，但刚毅不屈的尼洛芙娜，面对殴打她的宪兵无畏地喊道：“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高尔基用他的全部言论来帮助列宁，帮助为继续革命而战斗的布尔什维克们。因此，列宁在1906年8月21日《无产者报》上发表的《暴风雨之前》一文中，借用高尔基笔下的形象是十分自然的，列宁写道：“……无产阶级正在

准备斗争，他们正在同心协力地、精神焕发地迎接暴风雨，一心想奔往战斗的最深处。胆怯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蠢笨的企鹅’的领导权够使我们讨厌的了，他们‘畏缩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体’。

“‘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

高尔基接受了党的任务：路过欧洲，前往美国，去宣传俄国革命的真相，防止各国政府向沙皇政府贷款并为党筹措经费。

出发前不久，高尔基在赫尔辛基弗·米·斯米尔诺夫的住所和列宁会晤。陪同高尔基一起出国的布勒宁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认为这次旅行意义重大。”为什么列宁亲自送别高尔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高尔基通过报刊向各国宣传不要向沙皇政府贷款。他在法国《人道报》上发表了《不要借钱给俄国政府》一文。在英国的《民族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谴责英国想给沙皇专制提供援助。作家问道：“你们想跟谁结成联盟？有两个俄国，一个俄国这是尼古拉皇帝、官僚制度和《俄罗斯人民同盟》……第二个俄国这是一亿斯拉夫人和五千万属于其他民族的俄国的居民。这些人数众多的民众，象一个人一样，全都仇恨沙皇及以和沙皇在一起并拥护沙皇的那些人。你们认为哪个俄国才是真正的俄国，它才能领导人民走向生活、组织劳动、建设你们如此热爱并高度评价的文明？”

高尔基在告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书中号召工人们反对他们国家和政府借款给尼古拉二世来屠杀他们的阶级兄弟。

法国仍然给沙皇俄国贷了款。但高尔基并未放下武器。

他发表了愤怒的抨击文《美丽的法兰西》，不久又发表了《写给阿·奥拉尔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表示这样的信念：“俄国人民不会把已经付出自己鲜血代价的债务偿还给法国银行家的。”

高尔基在美国写的一些文艺作品，首先是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在反对孟什维克错误估价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斗争中，是对布尔什维克巨大的帮助。

普列汉诺夫就1905年革命事件曾说过一句以其悲观情绪而出名的话：“本来就不应当拿起武器。”因此，他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长篇小说《母亲》，用孟什维克的观点不公正地来解释剧本《敌人》的思想矛盾，这绝非是偶然的。他教训高尔基说：“对一个艺术家，即对一个主要用形象语言说话的人来说，充当一个宣传家，即一个主要用逻辑语言说话的人的角色，是多么不适合。”

普列汉诺夫读过高尔基的作品后，看出这位作家和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因此毫不奇怪，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史称伦敦会议，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说，“终于该把你们的高尔基介绍给我了吧。”据瓦·阿·杰斯尼茨基回忆说，普列汉诺夫非常强调你们的这个词儿。

如果说高尔基拥护布尔什维克们使普列汉诺夫很不痛快，那么，这一点上能使列宁感到高兴。众所周知，列宁对长篇小说《母亲》完全是另一种评价，他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去伦敦之前，列宁和高尔基在柏林见过面。这次见面，以及后来去英国首都途中的交往，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起来。

在柏林，他们差不多所有时间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去剧院、散步、相互交谈、一道儿会见卡·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就是在柏林，拉德日尼柯夫把长篇小说《母亲》的手稿交给了列宁。很难想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把它放在一边，不去读它。拉德日尼柯夫也证实，列宁在柏林就把它读完了。如果确是这样，那么，几乎可以满有把握地肯定，列宁和高尔基谈论过这部小说，或者是在柏林，或者是在去伦敦的途中。

高尔基和列宁的头两次见面带有纯公务的性质。在柏林的相会使高尔基有机会能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列宁更亲切相互了解。在伦敦代表大会上他亲自了解到，看到了作为领袖的列宁。他在代表大会十分紧张的气氛中来观察列宁。看到他和工人代表们在一起。倾听他们如何谈论列宁。用他的每根神经来感受列宁和人民、和俄国先进无产者的联系。

高尔基了解到列宁这是位新型的领袖。

虽说当时联系列宁和高尔基的友谊是所谓“平等的”，但正是从那时起，就象高尔基后来所说的，列宁成了他的“亲切的朋友和严厉的教师。”对高尔基，作为一个人、一位作家、俄国和世界文化的活动家来说，列宁给予他巨大的影响。

有充分根据可以这样说：伦敦代表大会之后，作为无产阶级进步文化的代表，高尔基的活动，总的来说都是打上了列宁思想的“印记”的。事实确是这样，虽说1908——1909年间，这位作家曾接近造神论者，而在1917——1918年间又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

列宁对高尔基的态度从来都不是“仁慈的”，对他的错误从不默不作声。不是原谅他，而是揭露错误的实质，对朋友进行帮助。列宁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伟大的海燕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是牢不可破的。

在这方面，列宁给高尔基的许多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高尔基首先是位艺术家，激情满怀，易于冲动。列宁经常考虑到他根据职业上的需要来感受各种事件的特点，因此认为有必要向他解释许多事情，详尽地、全面地解释，同时向他揭示各种现象的政治实质。正因为这样，列宁才把他从哲学领域的造神派手中，从党内的“前进派”、“召回派”手中争取过来。

1909年11月16日，列宁从巴黎给他寄去封信，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阿·马·，从米哈伊尔的谈话中知道您现在心情沉重。客观形势使您一下子就看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方面、表现和形式，而在俄国和西欧历史上，这些东西曾不止一次地使那些信念不坚的知识分子对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悲观失望。我相信您不会这样，和米哈伊尔谈话以后，我很想紧紧地握您的手。过去您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今后您还将带来同样的益处，无论如何您绝不要被国外斗争的枝节问题所引起的沉重的心情压倒。”

资产阶级报刊竭力散布高尔基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破裂的谣言。列宁以措辞尖锐的短文《资产阶级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驳斥了谣言：“资产阶级政党想要高尔基脱离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报纸是白费气力的。高尔基同志

用他的伟大的艺术作品把自己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他对这些报纸只能报之以鄙视而已。”

列宁写这篇文章时，不仅已经知道高尔基同情造神派，而且也了解，这种同情在中篇小说《忏悔》中得到了艺术体现。当时列宁能这样写，只是因为他深信，这部中篇小说不过是这位伟大艺术家暂时地、局部地偏离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大道。提醒这位作家意识到他的创作对俄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意义，也是为了争取他。

可是普列汉诺夫却利用高尔基造神论的错误和中篇小说《忏悔》，企图使这位作家和马克思主义分家。在论《俄国的宗教寻求》一文中，他竭力想证明，《忏悔》的错误绝非偶然，在长篇小说《母亲》中就可以找到其根源。如果是这样，就应得出结论：高尔基不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他对此也无法理解。

普列汉诺夫否认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而列宁深信，这位作家对俄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列宁在争取高尔基的斗争中终于胜利了。

在另一个俄国历史上更加重要的时刻，在1917—1918年，有关高尔基又出现了一次争论。这次对他态度的意见分歧发生在我们党内。在列宁的文章和斯大林的文章里，观点迥然不同。高尔基后来走过的道路证实了他并未辜负列宁的期望，同时也说明斯大林的预言是错误的；而斯大林本人后来也根本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毫无保留地给予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以应有的赞扬。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中，在一些文章、书信、谈话中，